

回忆里的温情 人生路上的悲凉

——细读萧红的《呼兰河传》

陈忠坤, 陈 燕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经典代表作,对童年的温情和人生路的悲凉进行了深刻的展现,本文主要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作品的童年温情和人生路的悲凉进行了体悟。

【关键词】童年;温情;人生路;悲凉;《呼兰河传》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12-03

萧红是30年代中国文坛上一位极富才情的女作家。在不足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她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时间流逝,萧红的作品也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感染和吸引着新时代的读者与研究者。萧红作品的艺术魅力就像一朵素雅的百合,娇嫩动人地与时间同在!

萧红一生遭遇坎坷,飘零孤独而富有传奇色彩,有多重的矛盾性。她渴望自由却又害怕孤独,逃避孤独却又常常陷入孤独。她渴望男性的温暖、友爱、保护却又总是被他们伤害、歧视、抛弃。对于这么一个历经艰辛的女作家来说,用尖锐刻毒的眼光看待生活,倒也是顺理成章,因为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她是最清楚的。然而她饱蘸深情的笔墨下却是对温暖和光明的追求,如她所说,对温暖和爱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1](P1043)},所以在历经沧桑,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时,她写出了其创作的颠峰之作——《呼兰河传》,复活了那个带给她无穷童年趣味的“后花园”。萧红的艺术天才,小说的创新和独特风格,无疑都见诸于《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中。茅盾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凉的歌谣。”^{[2](P9)}这部作品中,萧红过滤着自我的回忆,细数着一派纯属东北黑土地的风土人情,审视着那片混沌的生产着希望和绝望的故乡。

昙花一现的童年温情

萧红的童年是寂寞而凄凉的,父母的嫌隙,祖母

的厌烦,唯一的伙伴是慈祥且爱笑的祖父。和祖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萧红回归为一个女童,从孩子的视角将其一一展现,任一去不复返的无忧无虑及被呵护备至的感觉流泻,任那个承载着快乐之源的后花园尽情地开遍鲜花。也正是这一段描写童年的文字,最是充满清新明丽的味道,令人向往。祖父的后花园是美丽的,如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一样,是“我”童年时的乐园。金的蜻蜓,绿的蚂蚱,大红的蝴蝶,满身绒毛的蜜蜂,这些对一个孩子来说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于是“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最有趣的场面有两个:一个是“我”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割掉,把狗尾巴草当作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是留着狗尾巴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够了,把草帽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

祖父的慈祥,我的天真笃定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第二个有趣的场面是“我”趁祖父专心蹲在地上拔草的时候,从后园中的玫瑰上摘下大把的玫瑰来,悄悄地插在祖父帽子上。

“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祖父浑然不觉,还说:‘今年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上也怕闻得到。’”

“我”躲在一边大笑,当祖父戴着满是红花的草帽进屋,惹得祖母大笑,父亲母亲也一起大笑。

收稿日期:2006-03-25

作者简介:陈忠坤(1980-),女,助教,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和文艺研究。

童年的“我”在祖父的庇护之下调皮任性,恣肆欢乐。这些欢乐于萧红来说是隔了几十年之后的怅惘的回望,格外令人留恋,也格外令人酸楚。

“后花园”是一个童话一样优美的所在。这里的一切都是自由的,蓬勃生长的,不受限制和自由的,没有闲言碎语,没有粗暴的干涉,活得明朗快意。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都不结,一朵花都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飞来一队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飞走了一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在她经历了半生的漂泊流离之后,“后花园”简直就是她心目中的天堂。因为贫寒、轰炸、死亡、流血、逃亡……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萧红。她挣扎,一生都在挣扎,却落得屈辱的命运,一生都在贫病交加中。于是回忆“后花园”时是那么的意脉流畅,几乎连喘口气的工夫都被省略掉了,那是她穷其一生的追求!

是啊,“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往事仍然清晰,祖父却已经远去,童年的蜂儿蝶儿远去了,物是人非!

“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到了作品的第四章萧红笔锋一转,用了整整一章来描写荒凉:院子是荒凉的,长满了没“我”头顶的蒿草,破东西东一件西一件地乱扔着,在风吹雨淋中腐朽了,生长着潮虫,蘑菇和锈;我的家是荒凉的,大多时候寂静无声;小城人的生活是荒凉的,他们贫困艰难,生老病死都一声不响地默默办理,却对别人的痛苦没有一点的恻隐之心,做着“向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水

沟边去的事情”。这里萧红由近及远的展现了呼兰河这个封闭而广阔的世界。生活并不单调,有各种各样的民俗,可怕的却是重复,生命似乎只为了打发着简单而冗长的时光,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活着是小城里的人唯一的生活目标。在第五章小团圆媳妇的故事里,作者写到,呼兰河这地方,有满清翰林赋歌流传:“朔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才”。以至于街上捡粪蛋的孩子,也会高唱“我们呼兰河”。现实却是闭塞的黑土地上,野蛮和愚昧疯长,封建迷信深入骨髓。如作者所言:“呼兰河这地方,尽管奇才很多,但到底太闭塞,竟不会办一张报纸,以至于把当地的奇闻妙事——捡拾,这个代表着封闭的生活方式,丑陋的精神状态的“我们的呼兰河”,被作者穷形尽相,彻底暴露,抑制不住地叩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如同戴望舒笔下那寂寥、凄清的雨巷是那个时代阴暗现实的象征一样,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小城也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象征。因为“集体的愚昧,群众的野蛮,它在那样一个地方,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代代人所继承的生活样式。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及其在泥坑上演的种种荒唐喜剧和种种灾难,萧红却总结了它的两条“福利”: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呢?真正说是吃瘟猪肉,岂不是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就好办了,可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猪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讲卫生。”

中国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泥沼,是愚昧,委琐的民族性格和精神痼疾的折射。

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冬天下雪了,手冻裂了,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循着自然的结果。萧红聚焦于悲凉人生中的死亡,于是小说里描写了众多的死亡事件。大泥坑导致了无数动物们糊糊涂涂的死,王寡妇独子的死,染缸房豆腐房里的人死驴伤和孩子的死,笑呵呵的团圆媳妇的死,王大姑娘的死……扎彩铺里的鲜丽亮堂是建立在一个个生命死亡的基础上的,“是为死人而预备的。”“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丫鬟使女、厨房里的厨子、喂猪的猪馆,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生

前所缺失的一切,在这里应有尽有,可见对待生命的消失是漠然的,对死亡的装点却是热心而认真,极尽能事的。“家风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的老胡家,为了让团圆媳妇“象个团圆媳妇”,进门没几天就不分昼夜的打,吊在大梁上用皮鞭狠狠的抽,用烧红了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小团圆媳妇生病了,一天天地黄瘦下去。接着邻居们的议论、老妇们的馊主意,四处搜集的偏方、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轮流上阵为小团圆媳妇治病。为了赶走小团圆媳妇身上的鬼,跳大神的人们用热水给她洗澡,当众洗,洗三次,小团圆媳妇被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围观的人却在这场虐待的狂欢里惊奇、满足,表现他们愚昧的良善。所以,当小团圆媳妇拼命挣扎,大声呼叫时,人们熟视无睹;当她气若游丝,即将命丧黄泉时,又蜂拥救助。在星月满天夜色流逝无痕的静夜里,充满生命力的小团圆媳妇死了,人们却笃定她怪异的死法是因为她是妖怪。埋葬了她之后,津津乐道的是“饭菜真不错”,“蛋汤也打的热乎”。萧红的笔触就象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痛了习焉不察的生活的蒙昧无知,对生的无知,对死的无知!令人感触到的是贫穷、落后不止是物质,关键是精神的匮乏延续着人生一代又一代无止境的悲凉!

王大姑娘与小团圆媳妇有相同的命运,她是很能说笑,很响亮的人,她的辫子梳得光光的,上面还加一朵马蛇菜花;邻里都说她长得好看,带着福相,将来谁要了她,谁有福气。后来王大姑娘爱上磨倌,俩人自由结合在一起,并生下了儿子,周围人立刻变了脸色。先说她好的人联合成一条阵线,说王大姑娘这样坏,那样坏,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一时间,全院子的人有给王大姑娘做“论”的,有做“传”

的,还有做“日记”的。在冯歪嘴子门下,站着一些打探消息的人,这些人专门喜欢造谣生事,一会儿说孩子冻死,一会儿说冯歪嘴子要上吊,这更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男男女女拖家带口地来参观,在生活的艰辛和周围环境冷酷无情的气氛中苦苦挣扎的王大姑娘终于日渐憔悴,又难产而死。这个爱说爱笑,热爱生活,大胆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象花一样由于倍受摧残而过早凋谢了!

呼兰河小城人们荒凉的生存状态是几千年封建宗法思想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呼兰河畔落后、愚昧、闭塞的人文环境的产物。二十世纪初叶的旧中国千疮百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广大的乡村社会更是衰败、荒芜。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国社会发生转变,更不会对文化、交通落后闭塞的乡村小镇发生丝毫影响,尽管故乡如此落后,衰败,但萧红对它却依然留恋,怀着挚烈的恋乡情绪!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呼兰河传》在 40 年代的中国小说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这是文学史已经公认的事实。但本文的写作不是所谓的文学史评价,而是一种文学文本的细读,试图在细读的过程中真正体会萧红“越轨的笔致”。《呼兰河传》的美感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两幅图景:一个是“美丽的童年”;一个是“荒凉的现实生活”。萧红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中把她潜在的情感寂寞和美好向往都寄托在字里行间,读者在其中也找到了一个“真实的萧红”。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萧红. 萧红全集[M]. 哈尔滨出版社, 1991.

[2] 茅盾. 《呼兰河传》序[A]. 萧红. 呼兰河传[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Tender Feelings in the Course of Recalling and Sadness in the Life

CHEN Zhong-kun, CHEN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Tales of Hulan River* is Xiao Hong's classical masterpiece, which reveals the warmth of her childhood and the mourn of her life road. The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author's feelings towards the warmth of her childhood and the mourn of her life road in detail.

Key words: Youth; Warmth; Life Road; Mourn; *The Tales of Hulan River*

(责任编辑: 张俊之)